

闹腊月

□鲍安顺

小时候，腊月的故乡小镇人山人海，他们都是赶年集的人，或者来镇上购买年货。腊月学校放假了，那是小镇一年最热闹的时候，我内心十分兴奋，开心地到处乱窜。邻居王老夫子对我说，人间烟火，热闹腊月，那烟火是热的，闹就更显之热，热得浓情，也热得喧嚣。他还说，俗话“一进腊月门，便有过年来”，那腊月是农历最后一个月，“年”正倒计时临近，年味儿也越来越浓。



包年饺 徐淑荣 作

慢炖年味儿

□王国梁

在我的印象中，所谓的“年味儿”，首先是来自嗅觉的，其次才是其引申出来的习俗、风情、风貌等等。

年前，家家户户都开始准备过年的美食。杀鸡宰鸭，杀羊宰鹅，炖肉的香味儿不时就飘出来，惹得人流下一大串口水。我小时候觉得，年味儿是香的，而且是肉香。杀羊炖煮的高潮是杀年猪，杀年猪简直极具仪式感，让人觉得年味儿一下子浓得化不开了。杀过年猪以后，猪头、猪肝、猪肺、猪心、猪肚、猪腰子等等，要一股脑放在大铁锅里炖，通常要炖上小半天呢。年味儿就在这细煮慢炖中，浓到了极致。

记忆中，父亲总是一大早就起来收拾猪头、猪肝之类的东西。我还没有起床，就闻到猪毛被烧焦的味道。我伸长脖子，看到父亲正拎着一只大猪头。他正用火钳子烫猪头上的猪毛，一边烫，一边招呼我：“快起床了，今儿咱大炖猪肉，中午炖上，到晚上就能吃了！”我一骨碌爬起来，穿好衣服，忙着给父亲打下手。平日里粗手粗脚的父亲，显得颇有耐心，他一点点收拾着，每一样都收拾得干干净净，最后还要把猪头、猪肝之类的在开水里余一遍。一切准备妥当，要开炖了。

灶膛里的火正旺，母亲已经把水烧开了，大铁锅里的水翻滚出白浪。父亲把各种调料放好，把猪头、猪肝、猪心等一样样放到铁锅里。那口硕大的锅，立即被填满了。盖上锅盖，大火很快把锅烧开。然后开始小火慢炖，这个慢炖的过程，真是慢呢，大概从中午要一直炖到傍晚。父亲说猪头不容易熟，要火候够了才行。炖肉可不能着急，火就大了味道会打折扣。慢慢炖，等猪肉一点点熟起来，等各种调料一点点渗透到猪肉里，就像享受年味儿一般，要慢慢酝酿，酝酿到浓稠，那样味道才足够醇厚。

细火不急不缓地烧着，锅里的食物慢慢煮着。一会儿功夫，有香味儿钻了出来。我很纳闷，明明里面的猪肉还没有熟，为什么这么香呢？我小时候总想着，大铁锅里面的香味儿，就像炼丹炉里的孙悟空一样，不甘寂寞，冲撞而出，跑出来就大闹天宫。可不就是嘛，那香味儿满屋子都是，飘到院子里，飘到街上。路过的邻居在门口吆喝一声：“今儿炖肉呢？”那香味儿太诱人了，馋得我口水横流。闻得到香味儿，却吃不上，真够折磨人的。

锅里的肉慢炖着，能听到细微的“咕嘟咕嘟”的声响。慢炖年味儿，里面需加上一碗耐心，两碗安静。真的不能心急，要在时间的文火中慢炖。一分钟，两分钟，五分钟，十分钟……锅里面的肉在慢慢变软，汤汁的香味渐渐融入其中，肉的味道越来越香。那种香味儿，就是年味儿，浓郁，醇厚。

香味越来越浓，我咽着口水，忍不住问父亲：“爸，快熟了没？”父亲笑眯眯地说：“不着急！”我希望他能够打开锅盖看一下，让香味儿更猛烈地扑面而来，让我贪恋地闻一闻。

终于，父亲掀开锅盖。浓香的热气腾满了屋子，我的口水又一次在嘴巴里汪洋。父亲观察了一番，心满意足地说：“熟了！”然后，他拿了一只碗，用筷子夹了一点肉，让我先尝尝。我顾不得刚出锅的肉烫嘴，一口咬上去，那个香啊，真的是年的味道！

地冻的，哪儿有桃花呀！他说，小屁孩，你懂什么，见过什么？说后就不管我理我了。几十年后，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，题目叫“早季桃花闹腊月”，才知道还真有地方，那桃花在腊月盛开，开得如火如荼，风光旖旎。我还看过一条消息说，许多地方的老年艺术团，演出精彩节目，把闹正月提前到闹腊月，上演一场场“春节联欢晚会”。我认为，那闹腊月，是提前闹，就像桃花在腊月之闹，闹得风声水起，似水流年。

几年前，我参加“送文艺演出下乡，闹腊月迎春佳节”活动。那天，在乡村文化广场上，锣鼓阵阵，村民像赶集似的，从四面八方纷纷聚拢，前来看演出。他们看着黄梅戏，听着京剧，瞧着小品，个个脸上乐开了花，洋溢着幸福的微笑。可是当名角上台，唱歌曲、跳舞蹈时，人们纷纷离场，不愿再看了。这时，几位老艺人上台，唱起黄梅戏打豆腐、打猪草时，村民们又陆续回转，坐在广场上看得欢天喜地，久久不肯离去。我当时想，那传统戏剧，诙谐风趣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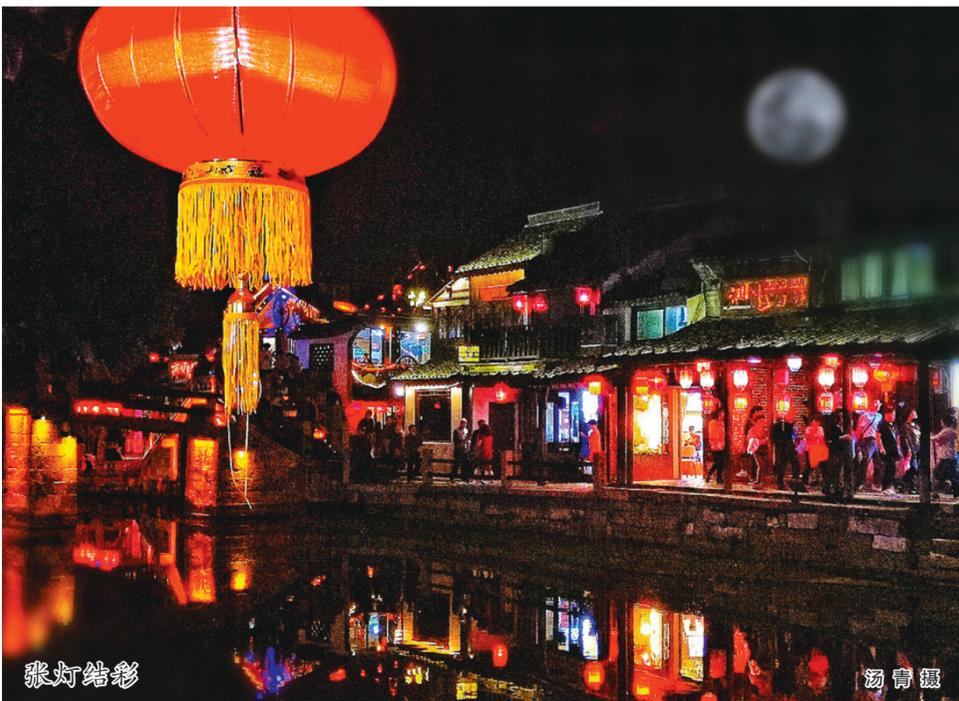
贴近乡里人，就像腊月的传统，贴近我们的灵魂，年年依旧，岁岁年年。

听说浙江安吉，每家门口挂着一排腊肉，还有民谣说“社戏锣鼓伴月升，腊肠香味随风飘”，那是热闹景象，也是浓浓的年味。腊月安吉，延续了绍兴百年“闹腊月”的传统习俗，每年进入腊月，便张灯结彩，呈现吉祥的喜庆气氛。其实闹腊月，早就存在于中国习俗里，那腊月是“祭祀之月”，热闹是可想而知的。“腊祭”对象，有列祖列宗以及五位家神，人们奉上祭品，祈求来年风调雨顺，五谷丰登，六畜兴旺，合家康宁。腊月还有腊八节，打酒节、送灶神节，杀猪宰羊，除尘洗刷，传承各种年俗的热闹，方兴未艾。

有人说，腊月的热闹在于购，在乡村年集，在城市商城，在菜市场，到处热热闹闹，有叫卖声，吆喝声，讲价声，争辩声、欢笑声，那腊月的热闹，红红火火，喜庆极了。那是迎接新年的好兆头，在大街小巷，东西南北，五湖四海，尽显年味，呈现纷繁的热闹景象。还有

人说，腊月的热闹在于吃，腊月初一天，要吃糯米花、炒瓜子、花生、黄豆等食物，老人家将此叫做“咬灾”，吃了可以消灾避难。民间有俗语，“腊月初一不吃炒，这个起来那个倒”，还有《咬灾》民谣：“腊月初一蹦一蹦，全家老小不得病。”有地方腊月初一，家家户户“炒棒花儿”，那玉米花炒得噼噼啪啪、热热闹闹，预示年终辞旧，欢快乐新。《腊月歌》里唱到许多吃的，“二十三糖瓜粘，二十五磨豆腐，二十六炖猪肉，二十七杀肥鸡，二十八把面发，二十九蒸馒头”，那吃是过年最重要的，即使忙得团团转，也是喜滋滋的。

是呀，腊月的热闹，闹在城市乡村、市井舞台，闹在公路上、飞机上、高铁上，也闹在家庭的幸福时光，闹得仪态万象，丰富多彩。今年的腊月，新冠疫情或将成为过去，人间烟火气又回来了。我想，腊月的热闹，是乡情，是乡恋，也是乡愁，就像舞着的火龙、木龙、竹马龙，让人们欢欣鼓舞，激情洋溢，意味深长。



张灯结彩

汤青疆

父亲的新年

□毕侠

昨晚我给父亲打电话，父亲的声音有些嘶哑，好像是病了。我问父亲怎么了，他说：“这几天在家闲来没事，我用玉米脱粒机把玉米籽打下来，灰尘太大，戴着口罩也不行，差点呛死我了。”

我想劝劝父亲别太辛苦了，可是我知道父亲的脾气，家里只要有活没干完，他睡觉都不踏实。我叹口气，“爸，你都七十岁的人了，也不年轻了啊！我们过一段时间就回老家了，玉米棒子放在那里，等我们兄妹几个都回老家了再打。”父亲咳嗽几声，“我没事，歇会就好了。你们在外打工也不容易，过年回家也待不了几天。”我还想劝父亲，父亲不等我开口，他笑着

说：“二丫，我知道你们喜欢吃家里地锅里蒸的馒头，我特意淘了几袋粮食，去街上的磨面坊磨了面，就是你妈不在了，迎着寒冷的北风，往街上驶去。”爸，那么多面粉咱也吃不完啊？”

“嗯，我寻思着，过了年，你们几个人再带点去南方，刚好。”

“爸……”我突然不知道说些什么了。

“嗯，今年天冷，红薯窖里的红薯冻坏很多，我都掏出来了，打成红薯粉，到县城下了好几十斤细粉。你们再过二十天就差不多放假了。我到时

候去县城批点蔬菜，等你们回来，咱再把家里养的那头猪杀了。嘿嘿！”

父亲那沙哑的声音里发出的笑声有些颤抖，我的心也跟着颤抖。“爸，再过几天就到阳历新年了，你自己在家也要过节啊！”

“咳，一个人有啥过头，你们都回来了，我就天天过节了。”

“嗯，爸，您等着，我们很快就回家了，到时候您啥也不用干，咱们一起天天过节。”

“好，好，我等你们。”

挂了父亲电话，我忍不住嚎啕大哭，父亲一个人在家还惦记着我们喜欢吃什么，他从来就是这样，也不多想想自己。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，这么多年，我好像不知道父亲喜欢吃什么，好像没有父亲不喜欢吃的。我觉得应该还是先去街上看看，我记得凡是喜欢的东西，父亲好像都喜欢。

那年春运

□黄廷付

1999年冬天，一位高中同学写信让我去广东省茂名市，她说那有电子厂招工。

我回到那里之后，才发现同学是在搞传销，直接拒绝了她的“好意”。然而我在那里待了一个多月也没能找到工作，眼看快到年了，我口袋里的钱也不多了，只好打道回府。

留够了买车票的钱后，我把剩下的钱全都买了方便面，装在背包里。从广东茂名到我家老家，原计划是三天的路程，结果在广州火车站转车的时候，因为没买到当天的车票，耽搁了一天，这样一来，我背包里的干粮就显得不宽裕了。

我从广州火车站费了好大的劲才挤上火车，车上别说座位了，连走道里都挤满了人，而且货架上也都塞得满满的。开始我背着包站在过道里，来回涌动的人流把我的包挤得来回乱窜，有几次险些把我带摔倒了。我只好把包放在地上，等到车厢里稍微有些松动的时候，

我看到很多人都把自己的背包放在地上，人就坐了上去。可是我不能坐啊，因为我的包里都是方便面，一坐下去方便面都碎了。可是我从白天站到黑夜，早已疲惫不堪，再看看周围的人都在打瞌睡，有的人也不管地上脏不脏，直接躺在别人的座位下面睡觉，我的眼睛也快睁不开了。火车上来回卖快餐的，还有卖香烟瓜子扑克牌啤酒饮料矿泉水的人，他们推着小推车，凶神恶煞般地喊着走道里打瞌睡的人们，甚至用脚踢开他们。然而他们刚走过去，大家依然接着睡。

我熬得实在没办法了，用手抓住货架，打起盹来，很快就睡着了，有几次还差点摔倒。我也不敢再睡了，我摔倒没事，关键是砸到别人可就麻烦了。就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，座位上有一位大叔突然喊我，“小伙子，我去上个厕所，你先坐这里。”

我赶紧连连声说谢谢。我知道大叔去上厕所至少要半个小时，因为走道里挤满了人，去厕所的路非常不好走。我刚坐下来，脑袋靠着座背儿，一



晒年货

刘鹏摄

腊味飘香

□董四发

国人很讲究农历年的过法，自古到今，年俗文化不断传承和丰富。腊月就要过年了，每个村庄都是腊味飘香，农家庭院里架起的竹竿上、晒衣架上都挂满了腌制的食品，一排排地迎着冬天的暖阳，全像列队出征的将士，具有一番乡村特有的意韵。

腊月，在乡村，说闲也闲，说忙也忙。闲，就是田地里的庄稼全收获归仓，单等来年的春耕春耕；忙，就是筹划着办年货。哪怕平时节俭的农户，过年都肯花销，希望把年货办得充足些。在乡下人眼里，那院子朝着太阳晒得肥嘟嘟油滴滴的鱼呀、肉呀，正是年丰岁稔的象征。曾经的腊月，乡村农家磨刀霍霍向猪羊，杀鸡杀鹅又杀鸭，一时间，农家小院内，腊味飘香。每当跨进腊月，年的脚步渐渐靠近，年的味道渐渐浓。腊八这天，家家户户的腊八粥的香味，飘飞到庭院，钻进行人的鼻孔。用五谷杂粮，还有红枣掺和在一起，煮一锅香味四溢的腊八粥，一家人吃得津津有味。“炸爆米花哟！”爆米花师傅走进村庄，不停地喊着，声音特别能吸引小孩，大人也满足小孩的愿望，不一会儿，整个村庄都飘逸着爆米花、玉米花、山芋角的香味。

“要想发，扫十八”。腊月十八、十九，是乡间民俗中约定俗成的掸尘，是每个村庄“年终大扫除”。每家每户把院内院外，屋内墙壁都打扫得干干净净，门窗也擦洗一新，像要把这一年的积尘污秽彻底清除，迎接好运到来。当然，岁月进入新时代就不一样了，室内室外、户内通的水泥路都有乡民与乡村保洁员配合，保持天天美丽整洁，天天像过年。话说腊月二十三

是过小年，这天送灶王爷上天，向玉皇大帝禀报这家人的善恶，让玉皇大帝赏罚分明。在灶王爷相前的案桌上放着糖果等食品。用火熔化的糖果抹到灶王爷嘴上，灶王爷嘴就感觉甜滋滋的，就在玉皇大帝那里专讲好话，以图来年风调雨顺，幸福安康。按父亲的说法，这年味飘到天上去了。小时候，看父亲这样做，我在一旁偷偷地笑，被父亲发觉，硬是投来严肃的目光。尔后，不给我吃祭灶食品。接下来的日子，做炒米糖、炒南瓜子、花生、山芋角、打豆腐、蒸圆子……各种腊味弥漫着整个村庄，浓浓的香气钻入路人的鼻孔。晴天，家庭主妇们洗衣被，从床上到人们身上，都干干净净，焕然一新。

如果过大年有了雨雪，寒气逼人，一家人不出门，在堂屋里生火，老老少少欢欢乐乐的，围坐在烧得红彤彤的火炉前叙旧迎新，展望来年风调雨顺，幸福安康。有说不完的话，道不完的情。腊月的乡村人家，在浓香的烟火味中竟成了催发情感的温床。

时代进步，科技创新，新理念发展，乡村飘香的腊味，已基本留在一代人的记忆里，它已被市场丰富多彩的年货所替代。留守家园的老人不用为“腊味飘香”操心，他们的儿女们从外地打工回家，把家中所需置办的年货，用清单一一列出，开着私家车或乘公交去集镇和城里市场，把过去家中制作的或家中无技术制作的食材，全都走进了乡村振兴的腊月人家。不过，已经让人感到，乡村有股春潮，在暗暗涌动，于是，人们心中就有了更多更大的期待，期待万物复苏，期待即将来临的新年岁新景象。

纱线毛衣

□江初昕

父亲探亲回家，从鼓鼓囊囊的行李包里掏出一大堆纱线手套，说是让母亲给大哥打纱线毛衣。母亲上去很爱惜地摸了摸一堆纱线手套，对父亲说，这么多纱线手套是怎么得来的？父亲说，这是用他的帆布手套和别人换来的，很难换的呢！从父亲的口气中可以看出纱线手套的珍贵。

父亲所在的单位是一座有色矿山，平时父亲发的劳保都是帆布手套，父亲是在井下从事繁重的管道工种，帆布手套都省着用。平日里，父亲用破了的帆布手套也不舍得扔掉，甚至还在矿井下巷道里捡别人扔掉的手套，洗干净，打上厚厚的补丁，又可以戴了。而纱线手套似乎只有电工、电机工才有，那时的纱线手套显得异常的抢手，因为积攒起来以后就可以拆开来用来打纱线毛衣。以前家里的小孩多，吃饭穿衣都成问题。吃饭都是自家菜园里种的蔬菜，一年中难得有荤腥；穿衣基本是老大穿小了，给脚底下的弟弟穿，一大家子人节俭日子过得很难。如今得到这么多纱线手套，自然是要打纱线毛衣的。母亲要我和她做对手，逐个把纱线手套拆开。拆纱线手套也是挺有趣的，先在纱线手套找个头，就不费力气地向外拉扯。母亲把纱线缠在竹椅靠背上，因为缠得慢，母亲总叫我不耍拉扯得太快了，以免纱线打结了理不开。

等一堆纱线手套全部拆完以后，母亲进厨房搬出小炭炉，上面烧一壶水，利用蒸汽把弯曲的纱线烫直，再挂在竹篱上晾晒。等晒干后，母亲又把我叫去和她做对手。这回母亲要团纱线，纱线挂在我双手上，随着母亲的缠绕，我的双手配合着在空中不停地划弧线，时间久了手臂很酸胀。母亲则坐在我对面，不停绕着手里的线团。线团越绕越大，一挂纱线一个线团。半天下来，我的双手酸胀不说，而且枯

燥无味，早就坐不住了。百无聊赖之际，母亲除了耐心地劝慰我，还给我讲她小时候的故事，这样才不知不觉把纱线绕完。

月底，读高中寄宿的大哥回家，母亲就拿根棉绳测量大哥的袖长、肩宽、下摆长度。母亲不识字，每一根棉线都是一个记号，量好了再妥善保管好，如此，母亲就开始织纱线毛衣。农村里杂事多，不是下菜园摘菜就是下河洗衣服，遇到下雨下雪天气，就可以安心在家织毛衣了。白天事杂，就在晚上熬夜织。有时一觉醒来，母亲仍旧依偎在昏暗的灯光下全神贯注地编织着手里的毛衣。日以继夜，一件乳白色的纱线毛衣就织好了。大哥试穿一下，非常合身，夸奖母亲的手艺好。母亲看在眼里，也满意地点点头。大哥穿上纱线毛衣后，晚上还特别的英俊帅气了，让一旁的我羡慕不已。我心里清楚，做弟弟的很少能穿到新衣服，除非是在梦里。还别说，那天看到大哥穿了纱线毛衣后，晚上还真的做了一个梦，梦见自己穿上母亲织的那件纱线毛衣，在伙伴们面前炫耀，跳呀跳、奔呀奔……笑醒过来却是南柯一梦。

等我上了初中，大哥的那件纱线毛衣传给了我。此时的纱线毛衣衣袖松垮垮，手肘部位磨出了窟窿，母亲用纱线采取跳针的办法修补好。这样修修补补，传到小弟那里，早就破烂不堪了，小弟只穿了一年，就再也不敢穿了。等我参加工作后，父亲也退休了。去年回家，看到父亲穿在身上那件熟悉的纱线毛衣，顿感惊讶。只不过原来的纱线毛衣变成了背心。母亲对我说，纱线毛衣时间太久了，都稀烂了，你爸又不舍得扔掉，只好把两个衣袖拆了，修补一下就成了背心。看着父亲佝偻的背影，以及那件发黄的纱线背心，我的眼睛不由湿润了。

